



近百次。

柔石被捕时，身上带着一封鲁迅跟北新书局的出版合同，警察一定会追问鲁迅的。柔石从监狱中带给冯雪峰的第一封信说：“望大先生勿念，我等未受刑，捕房和公安局，几次问大先生地址，但我哪里知道。”

柔石当然知道，但是柔石没有说。当时见风声很紧，鲁迅便携带家人到花园庄避难。等到稍稍平静一点，鲁迅回拉摩斯公寓，看到门口钉了一块木牌，便是“镰田诚一”。订牌子的人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（内山书店几乎成为鲁迅最后十年的“会客厅”）。

“大概是内山先生出于好意，利用这种方法，借以掩人耳目的。”李浩说，后来，为了安全，内山完造还帮助鲁迅在拉摩斯公寓附近的“狄思威路”租了一间藏书室，狄思威路今称溧阳路，那是一间二楼的普通房间，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，沿壁四周都是木制书箱。

不过也有人回忆，这门牌也曾挂在过藏书室门口。据内山完造的《花甲录》写：藏书室原是店员镰田诚一的宿舍。李浩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鲁迅在上海定居后，与广大青年以及革命进步团体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。1930年3月2日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，标志着我国现代文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会后，为了把左联的文学主张宣传到青年中去，鲁迅马上到各大学演讲。在左联成立这一年，鲁迅共写了17篇论文和杂文，翻译了《十月》、《毁灭》等大量文艺作品和论著。1930年9月，上海文艺界庆祝鲁迅50岁寿辰，当时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出面租借了一家荷兰西餐厅，作为会场。

寿宴定在9月17日下午，鲁迅和许广平抱着刚满周岁的爱子周海婴，缓缓走向园子里的人致意。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，集会上的革命志士很多，有教授、美术家、学生以及中国



共产党的报纸编辑。作为50寿辰庆祝的余波，9月25日，鲁迅一家特意到阳春堂照了3张相，在与海婴的合照上题写：“海婴与鲁迅，一岁与五十。”

但在1931年，鲁迅得知柔石等五位左翼作家被秘密杀害的噩耗时，在悲愤中写下了一首诗。在鲁迅纪念馆的展柜中，展出了这首鲁迅书赠许寿裳的《无题》诗：“梦里依稀慈母泪，城头变幻大王旗。忍看朋辈成新鬼，怒向刀丛觅小诗……”

1933年春，柔石等遇害二周年的忌日，鲁迅写下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一文，其中也引录了这首诗。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鲁迅最初写的是“刀边”，而最终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中已改成了“刀丛”，“手稿能让观众看到其最初的迹象，展现他对字句的推敲”。

而丁玲被绑架，是1933年中国文坛上一件极为引人注目的事件。《前哨》边上的展柜也讲述了鲁迅与丁玲的故事。丁玲被绑架后，为接济丁玲在常德孤立无援的母亲和孩子，鲁迅建议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赵家璧将丁玲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《母亲》立即出版。

“一共四章，约8万字，当时，《母亲》出版了8000册，引起了很高的关注，也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很多压力。”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乐融说。

“大先生”是个矛盾体

李浩说，鲁迅其实是个矛盾体，他既节俭，又大方；既喜安静，又爱热闹；既追求平和，又保持犀利。关于鲁迅生活细节的描写，回忆录和书籍中记载颇多。

生活中，鲁迅很简朴，虽然收入很高，但仍然保持着自己

李浩说，鲁迅其实是个矛盾体，他既节俭，又大方；既喜安静，又爱热闹；既追求平和，又保持犀利。关于鲁迅生活细节的描写，回忆录和书籍中记载颇多。